

从布衣到帝王，少年刘秀开创东汉王朝的热血传奇

大汉光武

④帝王业

酒徒
作品

非外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汉光武

④帝王业

酒徒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汉光武.④,帝王业/酒徒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ISBN 978-7-5321-7430-0

I.①大… II.①酒…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9553号

发行人:陈微

特约编辑:范少卿

责任编辑:于晨

装帧设计:丁旭东

封面制图:TTTTs

书名:大汉光武④帝王业

作者:酒徒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318,000

印次: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7430-0/I · 5904

定价:42.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大汉光武

前情提要

义军久攻宛城不下，内部矛盾加剧，不得已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在宛城与朝廷的守军厮杀，另外一路绕道东征，试图去攻打洛阳。却不料，王莽也派遣四十万大军，从东方气势汹汹朝义军背后杀来。

东征义军与莽军迎头相遇，寡不敌众，退入昆阳死守。莽军则将昆阳重重包围，发誓不放走一个。危难之际，刘秀和马三娘带着十三骑溃围而出，向义军主力求救。而主力那边的援军，却迟迟不至。不得已，刘秀带着临时从周边各地组织起来的六千多残兵，向四十万莽军展开决死攻击，最终大破对手，获得了震惊天下的昆阳大捷。

与此同时，刘秀的哥哥刘縯也成功收服了岑彭，拿下宛城。兄弟两个声望日益高涨，遭到皇帝刘玄和其他几位义军领袖忌惮。杀机，悄悄地向兄弟两个头上降临。

目 录

第一章	兄弟重聚	1
第二章	鸟尽弓藏	23
第三章	卧薪尝胆	50
第四章	血染太行	87
第五章	名动天下	104
第六章	庄周梦蝶	140
第七章	将计就计	165
第八章	横扫千军	193

第九章 恩怨情仇	219
第十章 恶贯满盈	237
第十一章 烽火黄昏	256
第十二章 洛阳喋血	276
第十三章 帝王心术	300
第十四章 共工之怒	338

第一章 兄弟重聚

【兄弟重聚微风暖】

数日后的晌午时分，王凤带着刘秀、王常等人快马加鞭返回了宛城。

大司徒刘缤亲自带着麾下弟兄迎出城外，柱天都部的弟兄一见刘秀等人走近，立刻擂动战鼓，吹响画角，向凯旋的勇士致以最崇高的礼敬。昔日的棘阳县宰岑彭也跟在刘缤身后，满脸尴尬地向大伙见礼，让人愕然之余，心中又添几分豪情。

王凤心里头有愧，勉强跟刘缤寒暄几句之后，便告辞先进城休息。当着如此多将士的面，刘缤也不方便对刘秀表现得过于亲热，直到设在宛城郡守府的接风宴结束，所有人都满意地散去，他才又走到自家弟弟面前，低声道，“三儿，我就知道你能行，只是没想到，你比我希望的还强了十倍。你嫂子已经带人准备下了家宴，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俩不醉不休！”

半路上，一队队巡逻的兵士见到大司徒兄弟，都主动停下来，行礼欢呼。刘秀见他们盔甲齐整，士气旺盛，且行止有度，不觉有些惊诧。宛城之战打了这么久，将士们应该非常疲惫才对，却没料到，这才过了不到半个月，柱天都部上下已经全都生龙活虎。

“好多都是新来投奔的生力军，宛城一克，我军向北一片坦途。而你在昆阳将四十万官兵打得全军覆没，也让江湖豪杰们彻底看清楚了王莽那边日薄西山！”刘缤顺着刘秀的目光看了几眼，带着满脸的自豪解释，“这回，我遵从了你当初的意愿，让习长史严加把关，把那些名声很差或者不愿意

接受约束的，全都拒之门外了。肯留下的，都是原本就有侠盗之名并且懂得令行禁止的。而朝廷不断运到宛城的粮草和盔甲兵器，也全便宜了柱天都部。”

刘秀愣了愣，本能地低声提醒，“大哥将前来相投者去芜存菁，是应有之举。但是要小心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家伙心存怨恨。”

“他们怨恨又能如何？”刘缤笑了笑，举目四顾，满脸骄傲，“他们还敢去投奔莽军，或者联合起来，挡住我柱天都部的去路？我不杀他们，已经算是客气了。就凭他们以往做下的那些事，我其实应该为民除害才对。”

“我是担心，有人趁机藏污纳垢！”刘秀也四下看了看，声音压得更低，“刘玄那边，本来以为我会惨败，派人去拉东征军的将领为他效力……”

“那厮，也就会点儿上不了台面的花招！”刘缤闻听，不屑地撇嘴，“的确有不少在我这边被拒之门外的，去投靠了他。那厮，也是终于明白了王匡准备拿他当楚义帝。所以他才急着积聚实力，以免王匡将来废了他。另外，平林部那边也有人受不了王匡的嚣张，主动向他靠拢！”

刘秀听得心中一紧，连忙低声追问，“如此，襄阳朝廷内部，岂不是乱成了一锅粥？”

“不止襄阳，马上他们就要来宛城，只是皇家出行，讲究太多，所以走得有点儿慢。刘玄那厮想得很美，准备以为兄来牵制王匡，再利用王匡来牵制为兄。”刘缤一边笑，一边摇头，“那厮本不过是个胆小如鼠的懦夫，王匡王凤当初立他，就是看中他软弱可欺，同时又是高祖后裔，血脉比我兄弟纯净。可这世上最神奇的东西，莫过于皇帝宝座，无论是谁，一旦坐上它，立刻就不愿意再下来，也不愿意再任凭他人摆布。”

“尽管刘玄上位才短短几个月，却已培植出自己的班底。谢躬、申屠建、宗广之辈，别的不行，却全是内斗的高手。迁都的提议，就出自谢躬之手！陈牧那边带头响应，朱鲋也收拢了一批江湖好汉，在旁边呐喊助威。王匡无奈，只好写信请我跟他一起拒绝刘玄。可我为何要拒绝？我是大司徒，刘玄是他们立的皇上，大司徒哪有拒绝皇上的资格？”

刘秀这才明白为何大哥辛辛苦苦打下了宛城，却不反对王匡前来摘桃子的玄机。“刘玄和王匡彼此之间起了嫌隙，大哥你这边，反倒安全了许多。但是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我一直警醒着呢，你还是多操心自己才是！”很不习惯弟弟替自己担忧，刘缤笑了笑，再度轻轻摇头，“刘玄和王匡虽然对我不满，但如今天下未定，如果对我下黑手，只会便宜了王莽。况且最近趁着咱们跟莽军打得难分胜负之时，赤眉军迅速崛起，声势甚大。如果刘玄和王匡连我都容不下，赤眉军怎么可能放心前来投效。天下其他势力，怎么可能相信刘玄和王匡会善待他们？”

“道理是这样的道理，但是，就怕有人利令智昏！”

刘缤根本不给刘秀再劝的机会，“三儿，如今明面上，他们尽占先机，是天下的正统。但实际上，战功、威望、实权、人心，这四样最紧要的东西，全都在咱们兄弟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若说危险，他们比我们更危险！故而他们的第一个举措，就是竭尽全力避免我再立新功。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宛城最终没能挡住我，而昆阳又成就了你了。”

“目前来看，他们当初的举措，的确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想到当初王匡和王凤以东征为名，千方百计削弱柱天都部实力，刘秀笑着点头，“但是，大哥你一定记住，能留在军中，尽量留在军中。临回来之前，子陵也跟我说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刘缤不愿意在同样的话题上反复纠缠，又不想伤了弟弟的心，耸耸肩，大声打断，“行了，行了，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尽量不出门，不跟他们过多交往就是！”

“如果不得已去交往，也带上一个靠得住的将领，带足兵马做侍卫！”刘秀依旧不放心。

刘缤不耐烦地挥手，“不说了，总之一句话，局面没你想得那么差。特别是你领兵在外的情况下，他们即便不怕我，也得想想惹不惹得起你这以两万灭四十万的绝世名将！”

“大哥——”刘秀气恼自家哥哥漫不经心的态度，皱着眉头抗议。正准备再多劝几句，却看到大嫂带着两个侄儿，从街道尽头迎了出来。

“到家了，家中不谈国事！”刘缤如蒙大赦，跳下马，三步两步来到妻儿面前，抱起较小的儿子刘兴，扭头说道，“回家。”

刘家大嫂也笑着向前跟刘秀见礼。双方寒暄几句，正准备入内，耳畔却忽然传来了刘兴奶声奶气的追问，“婶娘呢，怎么没见婶娘？我要婶娘带着我骑马射箭！”

“对啊，马姑娘呢？”刘缤这才注意到马三娘没有跟弟弟在一起。

“她去阴府找丑奴儿去了。阴家在宛城也有宅院。我在路上接到了丑奴儿的信，说已经搬到这边。”刘秀脸色微红，笑着解释。

“原来不是你小子见异思迁，那就好！你今年也不小了，终身大事早定早好。我看，择日不如撞日，趁着这次回宛城……”

刘秀虽久经沙场，听到哥哥提起自己的终身大事，心中竟不免慌乱起来，忙起身告辞道，“知道了大哥，时候还早，我先去一趟阴家，把三娘接、接回来。”

说罢，又向自家嫂子行了个礼，在刘缤的大笑声中，落荒而逃。

【朝霞似火马蹄轻】

幸福的日子，过得总是很快。还没等刘秀说起婚事，大汉天子刘玄的车驾已经在百官的簇拥下来到了宛城。

虽然对刘玄这个便宜皇帝有几分瞧不起，但眼下王莽未灭，义军绝对不能窝里斗。刘缤和刘秀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决定以大局为重，各自带领麾下将士，主动迎出了城外。

数月未见，天子的銮驾又花哨了许多。刘玄本人亦是神采飞扬，举手投足之间，隐约竟有了几分睥睨天下的味道。

而定国上公王匡，却一改当初拥立刘玄时的跋扈，竟主动走上前拉住刘缤的手臂，大叙别离之苦和对刘家兄弟的钦佩之情，仿佛彼此从没闹过

别扭，先前暗中布置下死士，准备一言不合就将刘缤拿下的，也不是他。

“有趣，有趣！”朱祐看得暗暗纳罕，俯在邓奉耳旁，小声嘀咕。

马车上，刘玄忽然长身而起，冲着所有文武大声宣布，“众位爱卿辛苦了，最近捷报频传，朕心甚慰。择日不如撞日，今晚，就请众卿莅临朕暂时驻蹕的宛城太守府。朕将亲自把盏，为诸卿庆功！”

“谢陛下隆恩！”四下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

“嘿嘿，长进了，真的长进了！”朱祐混在人群中，一边笑，一边偷偷撇嘴。刘玄当年是个什么样的窝囊废，他在太行山中，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要不是因为刘秀念着同族之情，多次出手相救，此人的尸体这会儿早就落在山崖中，烂成了一堆腐土。

“仲先，别胡闹，给大汉朝留点儿脸面！”邓奉怕他言多惹祸，扭过头，用极低的声音提醒。

“我是实话实说，他现在，真的有几分皇帝模样了。下口谕时，居然没先朝王匡那边看！”朱祐却不在乎，继续小声嘟囔。

邓奉翻了翻眼皮，懒得再跟他理论。内心深处却也隐约觉得，刘玄的确已经脱胎换骨。

不光他和朱祐两个有如此感觉，刘秀、马三娘还有刘隆等曾经与刘玄有过数次交往的将领，几乎都觉得，此时的刘玄与当年太行山里头全凭一张嘴巴讨生活的窝囊废，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

莫说当年，在大伙记忆里，便是数月之前，刘玄还是个唯唯诺诺之徒。据说在涑水畔登基时，文武百官向他跪拜，差点将他吓得跌倒在地。

而如今，刘玄举手投足，充满了帝王威仪。好像这半壁江山，还真是他亲自率兵，一座城，一寸土，血战而定。至于满朝文武，则都是幸运地依附上了青龙尾巴，才获得了今日富贵荣华。

待酒宴开始之后，这种感觉更盛。由太守府改成的临时皇宫内，充满了刘玄中气十足的声音。或者向某个勇将劝酒，或者向某个文官表示嘉许，独自一人就牢牢地控制住了宴席的节奏。

坐在下首的申屠建、李松、谢躬等人，一个个志得意满；坐在上首的定国上公王匡，面含浅笑，始终神色如常；坐在王匡身旁的成国上公王凤，仿佛刚刚赌输了一笔钱般，满脸晦气；紧挨着王凤落座的陈牧，则有些心不在焉，不停地四下东张西望。

“王匡没想到自己养了一只白眼狼，后悔了。王凤是懊恼刘玄刚才敬酒时把他排在了最后，所以不高兴。至于陈牧，恐怕是觉得酒宴吃得毫无滋味，官做得也毫无滋味，巴不得早点散场。而申屠建、李松、谢躬，则是开心自己从龙从得早，前程似锦……”观人之术，是太学里的一个偏门课。当年刘秀读书时，只是随便听了几耳朵，并没认真往心里记。今天却忽然发现，这门课竟能学以致用。

“太常偏将军！”刘玄的声音忽然从御案后响起，将他的思路瞬间切断。

“末将在！”缓缓站起身，刘秀不卑不亢地向刘玄行了个军中之礼。身上的武将常服，瞬间被烛光照得熠熠生辉。

“免礼！”刘玄对刘秀的反应和礼数很满意，笑着挥手，和颜悦色地说道，“刘将军，东路军能以少胜多，在昆阳击败四十万莽贼，你功劳居首！朕在襄阳和来宛城的路上，听人将此战大致经过讲了无数遍，却总觉甚不过瘾。今天正好众卿都在，你不妨给朕仔细讲讲，是如何冒死跃下城墙，义救数万百姓？是如何带领铁骑突围，杀得莽贼魂飞胆丧？还有，明明大司徒所派的援军已经在路上，你为何那么急，不等援军抵达就对王邑老贼的中军发起了倾力一击？朕想听所有细节，朕真恨不得当日就在昆阳城外，跟你并肩而战！”

“是极，我等也想听听太常偏将军在昆阳城外的壮举。”谢躬、李松等人也站了起来，举着酒盏向刘秀致意，谁都不肯向王凤那边看上一眼。

王凤的脸色剧变，按在面前矮几的手背上，青筋突突乱跳。

以他的江湖经验，如何没听出来，刘玄是借着向刘秀这个大功臣示好的机会，在向他王某人亮刀！很显然，当初在昆阳城内，他两次派人偷偷向王邑乞降的事情，被俘虏中的莽军将领招供给刘玄的人了。

在昆阳大战之前，他奉族兄王匡的暗中指点，没少打压刘秀。昆阳大战之初，他也多次不顾刘秀的连番救命之恩，斥责他谎报军情，耽误撤退之机。而现在，刘玄亲自把刀子递进刘秀手里，谢躬等人在旁边摇旗呐喊，换了任何人站在刘秀的位置上，岂能不报当初百般刁难和忘恩负义之仇？

王凤当机立断，将目光转向族兄王匡。令他无比绝望的是，族兄王匡居然眼观鼻，鼻观心，当场练起了道家内功，对他的求救视而不见。

“我命休矣！”王凤心中大叫，刹那间，有股寒气从头顶直透脚底。

很明显，刘玄是要追究他的通敌之罪！而他的族兄王匡，则是想要丢车保帅！此刻无依无靠，他恐怕真的要在劫难逃。

狠狠掐了自家大腿一下，王凤便欲起身离座，跪在殿前请求刘玄念在自己曾经的拥立之功上，放自己一马。怎奈因为惊吓过度，双腿居然软得像面条般，根本无法用力。只得颤抖着双手，撑住酒桌，一寸寸向外挪。

【大鹏展翅叹天矮】

就在此时，一个清晰的声音忽然落入了他的耳朵，“成国公，陛下询问之人，乃是末将。不如先听在下几句话，若有什么遗漏之处，再由成国公您亲自补述？”

“啊？”王凤半躬着身，抬眼去看酒席对面的刘秀，满脸难以置信。

刘秀却不再看他，朗声向刘玄汇报，“陛下，此番能够救下昆阳，击败王莽大军，全赖成国公忍辱负重！全靠众将士破釜沉舟，以一当百！若非成国公不计个人荣辱，多次示弱于敌，与末将相互配合，岂可能有昆阳大捷？是以，头功非成国公莫属，末将真的愧不敢当！”

话音落下，满座鸦雀无声。非但想利用他来打击王匡、王凤势力的刘玄愣住了，刘缤、习郁、邓晨等人也都诧异地转头看着他，弄不清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正诧异间，却看到王凤哆哆嗦嗦站起来，含着泪向刘秀躬身施礼，“刘将军客气了。王某即便脸皮再厚，也不敢窃取你的血战之功。王某、王某

只是按照你的提议，写了几封信向敌军示弱而已。王邑老贼未必真的上当，四十万莽军也不会因为王某那几封信，就放松警惕，任凭你杀进杀出！”

“原来如此，怪不得王邑带着四十万大军，却迟迟拿不下昆阳！”

议论声，轰然而起。此计，非大智大勇者，绝不敢为。

想到王凤承受的巨大压力，没亲自参加昆阳大战的众文武禁不住额头见汗。看向此人的目光，也不再包含半分轻蔑，而是发自内心的佩服。

对于亲身参与昆阳大战的众将来说，此刻心中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

脾气急如马武者，一个个两眼冒火，恨不得走到刘秀对面去，问一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而脾气柔和如傅俊、邓晨，也忍不住低下头，将手指捏得微微作响。

“马大哥，这刘玄是想借刀杀人。文叔他不想给刘玄当刀，只好先便宜了王凤！”朱祐假装替大伙添酒，走到马武身边，附在他耳朵上低声解释。

马武愣了愣，眼睛里的火苗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恩公，道长，文叔不会做蠢事！”朱浮则在不远处，也借着敬酒的机会向邓晨和傅俊低声耳语，“刘玄觉得有了嫡系，便要摆脱新市军的掌控，顺便挑动王匡跟咱们结仇，他好坐收渔翁之利！”

果然刘玄分外“真诚”地抬手制止众人的议论，大笑着道：“原来如此，朕就知道，外边那些谣言背后，必有隐情。成国公，你和刘将军不用互相谦让了。朕来决断，此番昆阳大捷，刘将军功劳居首，你位列第二。你们两个，一人忍辱负重，一人血战沙场，都是我大汉的千秋柱石！诸君，请满饮此杯，为刘将军和成国公贺！”

“为刘将军和成国公贺！”王匡第一个站起来，带头大声响应。

“为刘将军和成国公贺！”刘缤和王常相视而笑，举着酒盏，向刘秀晃了晃，各自一饮而尽。

“为刘将军和成国公贺！”其余在座众将，相信也好，怀疑也罢，见王匡、刘缤和王常都没提出任何异议，纷纷举起酒盏。

一场借刀杀人的阴谋，没等实施，就被刘秀化解于无形。刘玄却不止

一记杀招，喝完了杯中酒水之后，又笑着说道：“太常偏将军和成国公配合默契，将那王邑硬生生蒙在了鼓里。既然刘将军知道有成国公在，昆阳高枕无忧，为何那么急向莽军发起反攻？据朕所知，当时大司徒派出的援兵已经在路上。刘将军莫非是把握十足，不需要任何支援？还是别有苦衷，不得不冒险跟王邑狗贼拼个你死我活？”

“这厮！”朱祐大怒，手背处立刻现出了根根青筋。

“无耻！”刘隆、王霸等人，更是将手直接按在了刀柄上，准备随时冲出去，跟刘玄将新账旧账算个清楚。

刚才刘玄试图借刘秀这把刀去杀王凤，大伙勉强还能忍。而现在，刘玄却直接在刘缤、刘秀两兄弟之间下蛆，真是卑鄙至极，罪无可赦。

然而，还没等他们跳起来质问刘玄居心何在，刚才被刘秀救了一命的王凤已经挺身而出。“陛下此言大错特错。当时昆阳城并非高枕无忧，而是危如累卵。如果不是刘将军洞察天机，果断率部直捣王邑中军。微臣与满城军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哪有可能还活到现在？！”

“微臣那条骄兵之计，已经反复使用了一个多月，王邑再傻也看出微臣是跟刘将军串通好了，故意在骗他。而刘将军得上天相助，率领十三骑杀透四十万大军，更是令王邑老贼心生惶恐，恨不得立刻打下昆阳，以免夜长梦多！”

“上天相助是怎么回事？”

“我隐约听说过，刘将军他们突围的时候，天上忽然降下了滚滚黄沙！”

“不会吧，有这么巧？陛下在战报中，可没说此事！”

四下里，议论声瞬间又宛若潮水。

“成国公，朕没想到当时城内情况居然如此危险。辛苦你和刘将军，来，请再饮……”刘玄后悔不迭，连忙举起酒盏，努力将话题朝别处岔。

而王凤恨他先前试图杀自己立威，恨王匡刚才见死不救，把心一横，索性好人做到底，“陛下且慢，且容微臣把话说完。否则，非但会埋没了刘将军的血战之功，而且会让老天爷觉得，我大汉君臣都是狼心狗肺，根本

不知道什么叫作感恩！”

“成国公此言太过夸张，刘将军率领十三骑突围成功，上赖陛下洪福，下赖将士用命，关天恩何事？”

“成国公醉了，醉了！”谢躬、申屠建还有王匡等人纷纷开口，试图打断王凤的话头。

“不，我没醉，我这辈子，从没有一次，像今天这般清醒！”

“诸君有所不知，太常偏将军第一次突围，虽然杀得莽贼尸横遍野，可身边终究只有十三名勇将和一百护卫，纵使人人以一当千，当四十万莽军前仆后继冲上来时，也硬生生被耗得筋疲力尽。当时，微臣在城头已经绝望欲死，正准备率部杀出去，与太常偏将军共赴国难。谁料，天色忽然大变，黄沙如墙，滚滚而至，刹那间，就将四十万莽军吹得不辨东南西北，而莽军中的那些猛兽更是吓得趴在地上，抖若筛糠……”

他乃是走江湖出身，口才远好于身手。虽然当时根本就不在城墙之上，对刘秀溃围而出的细节也了解得不甚清楚，但是，此刻将当时的情况添了无数作料说出来，却比当事众将的亲身感受都惊心动魄了数倍！

短短几句话过后，整个太守府大堂鸦雀无声。在场众人都被他的话带入了那场突围战中，耳畔响着呼啸的风声，眼前闪过如墙黄沙，心中热血激荡如沸。

“当时微臣激动得热泪盈眶，心道那王邑驱赶野兽吞噬百姓，这回终于引起老天爷的愤怒，给了他一个狠狠的教训。然而，微臣却没料到，刘将军有如此运气，在他舍命夜袭莽贼的那天夜里，老天爷竟然再度发威相助……”王凤含着泪，将刘秀当夜袭击敌军，天空中电闪雷鸣，流星下坠，直接砸烂王邑中军帅帐，令野兽炸营、莽军抱头鼠窜逃命的奇迹，讲了个精彩绝伦。

在天命鬼神之说盛行的年代，这一番话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单纯描述刘秀及其身边弟兄的英勇！

在座众文武，包括亲身经历过此战的王常、马武、傅俊、王霸等人，

一开始还只是热血澎湃，如醉如痴，到后来，则不约而同地仰头看向刘秀，目光之中充满了钦佩和莫名的崇拜！

“如果刘秀是天眷之子，那……”目光偷偷扫过面带微笑、宠辱不惊的刘秀，再偷偷转向被王凤气得脸色发黑、双手不断颤抖的“大汉天子”刘玄，在座至少一大半文武不得不承认，两人之间的差距，判若云泥！

却看到刘玄的舅舅谢躬抢步来到大堂正中央，朝着刘玄大礼参拜，“臣谢躬，贺陛下洪福齐天，两次血战都得上苍垂青，庇佑刘将军无往不利！”

非但在场众文武没反应过来，刘玄也愣住了，脸色铁青，两眼僵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

“陛下身负天命，光复汉室。竟连手下大将也分得了陛下的运道，接连两战，都得鬼神相助！此乃大汉之幸！万民之幸也！”谢躬从地上爬起，面带虔诚，继续扯开嗓子向刘玄道贺，“臣，恭贺陛下得此福将。臣，恳请陛下重赏太常偏将军和昆阳之战有功之士！臣，恳请陛下早做决断，派遣精兵强将，北上长安，消灭王莽逆贼，解万民于倒悬！”

“陛下洪福齐天，延泽刘将军！”

“刘将军托陛下洪福，得鬼神相助。此乃大汉之福，万民之福……”

申屠建、朱鲋等一千刘玄的臂膀们争先恐后站出来，朝着刘玄施礼道贺。

【乳虎啸谷恨山平】

刘玄仰起头，放声大笑，“诸位爱卿说得是，此乃大汉之福，苍生之福。我天祐我大汉早日讨平莽贼，救万民于水火！”

“陛下，如今莽贼精锐尽灭，通往长安和洛阳两地的门户洞开。微臣恳请陛下早日派大军出征，讨平乱臣贼子，恢复大汉正统！”朱鲋躬身。

“理应如此！”刘玄巴不得早点结束先前的话题，笑着放下酒盏，“昆阳大捷，全赖成国公和太常偏将军二人配合默契。朕决定，酒宴结束之后，成国公和太常偏将军立刻返回昆阳，整顿兵马继续向东，先取洛阳，再掉